



水上节日

杜 河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水上節日

杜 河 著

· 1 ·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

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5 1/4 印張 97,000字

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數1—12,000 定價(6)四角四分

水上节日

杜 河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6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，包括五篇小說，系作者1953年冬天和1954年夏天在冀中白洋淀水鄉生活时所寫的。五篇作品中，描述了总路綫公布前后水鄉人們的防汛、救災、農業建設中的各种斗争，顯示了農村中新关系的建立过程中農民的变化。如“道路”这篇小說，就是繪述一个中農以自己的親身經歷，認識了自己应走的道路是社会主义的道路，坚决地参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。如“麥浪”这篇小說，又描述了一对貧農夫妇的各种遭遇，在入社以后所遇到困难时的动盪不安，錯誤地为以个人眼前的利害为唯一处事标准的旧关系所蒙蔽，逐漸在社的帮助下認識到社的集体的新的互相帮助，才是真誠的。因此，他們勇敢地克服困难，全心身地为農村的偉大建設奋斗。其他的三篇小說：“水上節日”“巡堤員”“魚兒的風波”，都是描述了水鄉中新人的品質，以及他們的成長。

封面設計：韓 恕

目 次

水上節目·····	7
巡堤員·····	21
魚兒的風波·····	39
道路·····	58
麥浪·····	109

水上節日

大榮打早起收卡[㊟]回來，很不高兴。她在东光淀下的四盤卡綫，叫別人纏去了兩盤；不，或許是叫大鰱魚拐去了。因此，逮的魚兒比昨天少了一半，只帶回7斤小鯽瓜。

大榮丟卡綫不止一次，今年秋天撈了，靠下卡生活，卡綫老这么丢失，可怎么生活？她气極了，把魚簍子扔在院里，打着吃魚，不賣了。她拿着一把菜刀，剔去魚鱗，放進鍋里煮起來，篋子上还蒸着白面饅饅。她豁出來了，甚至想再也不下卡啦。

一會兒工夫，飯熟了，她坐在炕上吃起來。往常，她得等丈夫回來一同吃；今天，她是吃着等，她对丈夫也有气了。

丈夫在鄉里当干部，大榮一天給撐住这个家，起五更收卡，傍黑下卡，煮三頓飯，前半晌后半晌有点空兒，得牽四盤卡，把一段一段的面橛子，牽在1,000多个卡头上，还要煮食[㊟]，做穿的。

丈夫三頓飯一吃，嘴一抹走了。晚上，大半宵才回家，早晨起不來，她常这么說丈夫：“要不是我拉扯住你，你糠也吃不上，下淀喝水去！”

大榮只長着兩只手，家里事兒又多，一人實在牽不過四盤卡來，她想個法子，花錢雇鄰隔壁老骨头家兩個小閨女來幫忙牽兩盤卡，自己牽兩盤，牽完，給小閨女們吃頓飯，還另給她們兩千人民幣。這兩個閨女，一個叫荷花，一個叫蓮子，她兩人也挺乐意上大榮家來，大榮當然挺喜歡，有人就個伴，也能分担點活。可是做了兩天，老骨头放出話來了：“干部家剝削人，”這話兒真叫大榮難受啊！

大榮想着，就覺得過不下這日子，她33了，丈夫快40的人，這麼過下去，有什麼鹽味兒。

她忽然想起村西頭大玉說過，到天津紗廠里去做工，生活好，又能學習，多自在，她想丈夫回來后就提出來。她吃了兩塊饅頭，兩個大鯽瓜魚，手支在桌上，又想起和丈夫結婚的事來。

丈夫是從日本人的炮火底下，把她從葦塘里搭救上船來

⊙ 下卡，是冀中白洋淀打魚的一種方法。用一條三四十丈的綫，綫是用樹皮煮成醬黃顏色的，每隔一尺多長，系上一條短綫，短綫頭上再系上一個卡。卡是一小段竹籤，有彈性。牽卡時，即把卡彎成一個馬蹄形，再以一小段嫩葦圈套住，圈內塞進一小段干白面條，這就算牽好一個卡頭了。牽好全綫的三四百個卡，就算牽好一盤卡。這種打魚的方法，只能治鯽魚。鯽魚把卡一口吃進嘴，把嫩葦圈咬破了，卡伸開，橫在魚嘴里，牽着，跑不了。這樣的卡也有打大魚的時候，就是小魚吃了卡被牽住以後，為大魚所食，也被牽住跑不了。但，如遇太大的魚，如鱸魚被牽住，因為它力大，會把卡綫拽走的，這是丟失卡綫的一個原因，另一個原因是下卡時候不注意，和別人的卡綫交叉在一起，為別人纏去的時候也有。淀里的下卡戶，大致是每天傍晚下卡，次日早晨收卡。

⊙ 食是下卡時，撒在卡綫周圍，以招引魚來上卡，食是用稻稈煮熟而成的。

的情况是这样的紧急，眼看着爹和哥哥的尸首还在塘里泡着，也来不及打捞了……。她看见抢救她的人，就像这世界上顶亲顶亲的人了。那时候，她才20来岁，他们就在老爹丢下的这只卡船上过日子，在这淀里转来转去打游击，下卡过生活。丈夫那时候不会治鱼^①，她教他卡怎么下，怎么收，多少个夜晚，他们各自在两个舱里住，像亲生的兄妹俩。后来，他们两人说通了，就在五只合并起来的卡船上结婚。那时候，村里来了几个干部，吃了一顿白面疙瘩，把淀里的水当喜酒喝。大荣从这天起，就跟着丈夫，一直在水上住着。日本人滚蛋了，他们上村里来，结束了水上生活，日子也过的挺好。可是丈夫支前出差，她也经常为前綫做鞋做袜，丈夫出差一去好些天，她就巴望着快打垮敌人，过和平日子。果然，和平日子有了，安生的过吧，可这几年，不是水涝庄稼，就是淀里无鱼，这会，还常常掉卡，她更觉着这日子没过头，丈夫又当了乡干部，成天离不了乡政府，她就这么一个女人，顶住家里这么一塊天……

她心烦、不安。吃了两条鱼，口渴，她去沏壶茶回来，一杯一杯地喝着，等着丈夫回家来。

丈夫回来了。丈夫是个红皮子人儿，长长的脸，非常和善。丈夫进屋来，大荣也不瞧他，身子一涮，下炕来，盛了一大青花盘鱼，放在炕桌上。

① 治鱼即打鱼的意思。

“吃吧，沒有等你！”

丈夫柔和的眼睛，看了她一眼，說：“为什么吃魚，沒时沒節的，一早起逮了多少？”

“逮了一大鍋，吃吧！”大荣說着，倚着炕边站住。

丈夫非常有耐性，走出院里 翻看 簍子，沒有魚，揭开鍋拍子一看，忙跑進屋來說：“你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，你豁着不过了！”

大荣像一顆炸子兒响：“又叫拖走兩盤卡了！”

“你是为这生气？”丈夫仍是柔和的乐着眼兒。

大荣却委屈的快要滴眼泪了。

丈夫知道大荣治家很累，虽然平时表現的不像今天这么尖銳。大荣那一点酸辣味兒，他都尝过，也挺替大荣着急，可是，这会，丈夫却挺安靜。

“有什么事兒，不是好說好做噢，給你帶好消息回來了！”

“什么消息！”大荣轉臉望着丈夫。

丈夫說：“鄉里打早开会，决定叫我动員你教一部分灾民下卡，这些灾民，就是咱們这街坊上的 20 來家沒法过的，推选我当卡船組長。”

大荣說：“我，那么着就累死我！”

“不，你听我說呀，”丈夫說：“这是互助，你教他們，他們也帮助你，像你叫小荷花、小蓮子牽卡，也沒人說剝削話兒了！”

大荣平靜了点，臉上微微有点不自然的乐，可是她認真地又說：“下卡，不把這纏綫拐綫問題解决啦，誰还敢下，我可不敢下了！”

丈夫从炕边站起来，抽起根烟，说：“说半天，就为了解决问题么，这就叫组织起来，你看，组织起来，大家同下同收同卖，谁还缠住谁的？大鲢鱼拐鲢，那可没法子！你一天牵不了四盘卡，别人帮助，记工，月底结账！”

大荣可是懂得这些道理：

“你说的是和生产合作社一样！”

“不，这还是那社的萌芽，萌芽，闹得好，明年，或许今年冬天，我们就和他们一样！”

“这真是新消息，大荣琢磨琢磨，心头活动点了，转过身去说：

“你吃饭吧！”

她把饽饽和鱼，推在丈夫面前，丈夫就吃起来，丈夫又说了许许多多组织起来的好处，末了，还说别人都这么说：“只要大荣教我们，准行！”使得大荣连连地叫着：“得啦得啦！珍爺！”大荣笑起来了。丈夫是全村的人都叫他珍爺的，她也常在这些时候叫丈夫珍爺。

“说了，我们就要开始！”丈夫说。

大荣只看着桌上的鱼骨头，一个猫儿跳上桌来，在青花盘边，高高地弓打着身子，大荣摸摸它的头，把一个鱼头放在炕上，说着：“这里没你的吃咧！”

她咪咪地叫了兩声，把猫儿掬下桌去，又把鱼头拿回来搁在盘里，给丈夫吃。

一会，人们来了，大荣和丈夫迎着他们，头一个进来的是

小廣，20多歲的青年，大大的頭，大榮認識的，人們說他的頭是愁大的，大水淹了莊稼以前，頭還沒那麼大；第二個是守立叔，頭小脖子粗，40多的人了，人們說他的脖子也是愁粗的；跟着後面進來的是愛打乐的袁八，愛說刺話兒的法玉，滿臉皺紋兒的老骨頭，還有，無憂無慮的小林，等等，荷花和蓮子，也夾在人們中間走進來。大榮的屋子這麼小，進來的人這麼多，一屋子就炕上炕下，橫七豎八地擠滿了人。

荷花和蓮子是姊妹倆，長得一模一樣，頭髮黑里帶黃，看見白面饅頭，便躲在爹背後去，大榮遞給一個饅頭，荷花接了，蓮子的手伸得太慢，落個空，身子一躲，又藏到爹的身子後面去。這是兩個沒了娘的閨女，爹說：“別搶，明天我們就有生活，嘿，大家商量商量怎麼動手吧！”

屋子里立刻熱鬧起來。

小廣說：“我有一個立櫃，放着沒用，我換了30萬，制了四盤卡。”

守立叔說：“我僅有100來斤糧食，制三盤卡，要了別人旧卡兩盤，也行了！”

別人的卡，都說張張結結地置備好了，最後只有老骨頭說：“珍爺，你不是說過給我一盤卡泡兒！”

“呆會兒說吧，老骨頭叔！”大榮丈夫說。

大榮總記得他罵過自己剝削，一下接過嘴去：“卡呀，淀底下取去，早晨才掉了兩盤！”

“什麼？”老骨頭說。

“我下的卡叫人纏去兩盤！”大榮大聲叫着。

“有这种事兒？”老骨头從來沒聽說過。

“沒有？我四盤卡只剩下兩盤，吃過飯，我還煮綫兒另制新的咧！”

“那怎么着？珍爺！”老骨头有點發急。

“呆會兒說，老骨头叔，人多力量大，我們有辦法，你一盤卡沒有，也有辦法。”

於是，法玉在炕上說了：“大榮，把你下卡收卡的經驗介紹介紹吧！”

“哈哈，臨大便才挖毛坑，哈哈……”大榮笑了。

法玉說：“我們不是一點不會，我們這手是木头，別人能逮20斤，我們只逮一半兒，永遠趕不上！”

“那是怎么的？”大榮偏著頭問法玉。

“叫大榮去看看我們放卡收卡！”袁八說。

“行！”大家贊成，都吆喝著。

大榮說：“我會教自己，不會教人。”

“別保守了！珍奶奶。”法玉說，“教珍爺你會，教我們就不會！”

一屋子的人呼嚕嚕地又笑了。

大伙靜下來後，大榮想著爹那些年教她下卡，常說：下卡扔綫，要扔一條綫，可別扔成團，扔成一條綫，食散均勻，淀底就是一條白，魚兒遠遠地就搶著來上卡了，你要扔成團兒，魚兒就愛給結卡疙瘩，你收卡定必使勁兒頓綫，魚也使勁，卡就容易滑出魚嘴，它跑了，你還逮個屁呀！爹說了不知多少回，大榮試了也不知多少回，爹就說：“人教人不好教，魚教人好教，

非实际作多作不行啊！”于是，大荣便提議到淀里实际作，丈夫非常贊成，丈夫忽然又想起明天是國慶節，又提議卡船組就明天开張，水上过節去。人們齐声叫好，沒有不贊成的。

这一天下午，大家牽完卡后，大荣便和丈夫帶着 20 只卡船，把老骨头帶在自己船上，去了东光淀，教大家把几十盤卡布在淀里。

晚了，一只只的卡船，載着滿船的夕陽回來。

臨睡的时候，丈夫給大荣說，明天一定要她換件新衣下淀。大荣从櫃里找出了一件大紅衣服，这是爹在她15歲时候，把她初学下卡掙來的錢，在勝芳集上給買的成衣，她穿上了。

不見天明，大荣听見隔壁老骨头叫醒了荷花蓮子，这两个孩子，經常挨打，叫不起來，老骨头就是一頓飽打，打了之后，还得起來。今早起只听見老骨头叫了声：“收卡，走了！”荷花和蓮子一翻身起來了。大荣也随着起來，她把丈夫叫醒，自己出去院里，取上繩子和鏟杆，叫着：

“小蓮子，荷花，过節呀！”

“來了呀，珍奶奶。”兩個小人兒的声音送過來。

一刻工夫，一只卡船，从一棵柳樹下棹出水濠，后面十几只船，接連着，急駛着。啓明星在藍藍的东边天空，像一盞明灯，水里的柳樹，青黑的一团一团，無數的星兒閃爍着，靜得很。像那几年日本仔在时候，村里群众進行一次“秘密”的襲击，人們彼此看不清楚，也不做声。

船轉了个弯，沿着葦林，向东光淀前進。

在北边的天空，挂着星斗，高高的北極星，慈祥莊嚴地閃爍着，看着卡船前進。

大榮坐在船头上，看住丈夫說：“看这星多亮，今天准是个好天，北京城毛主席要上天安門閱兵，这会，他老人家怕還沒起來呢！你披上棉衣。”

“今早起不冷！”丈夫从大榮手上接过棉衣來。

卡船分散，各自去找卡綫头，丈夫把船棹到昨天系头的地方去，大榮站在船头上瞪着眼睛在水上找浮漂。

左右的卡船，誰也見不到誰。

“棹住！”大榮叫了一声，把鑷杆往水上一鉤，找見头了，順着她蹣下身子，把卡綫一段段地往手上拽，一会，卡綫垂直了，她随手把鑷杆投進水里去。

“老骨头，看來吧！”

靜靜坐在大艙里的老骨头，昨天学了下卡，今天又來学收卡的，帶着蓮子和荷花，这是他的習慣，走到那兒也得帶着她們。他只見大榮把鑷杆放下，手上捏起總子[⊖]，投進水里一舀，魚兒的尾巴便打的水面响。老骨头伸头看着，半句話也不敢嚷出來，在他身边的小蓮兒說：

“珍奶奶，兩個鯽瓜！”

大榮只顧一把一把地拉着卡綫，總子又在水里一撈，又是一陣水响。小蓮兒忍不住欢喜的叫：“又逮了，珍奶奶。”

“別嚷，小蓮子！”大榮說着，又往水里搗鑷杆，一会嚷着

⊖ 總子用鉄絲做个圈，安个把，圈上系二尺長的綫網，用以舀魚。